

从江西瑞金到湖南瑞金：一场跨越 90 余年的寻亲记

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 江昌法

清明前夕，湘南深山的瑞金村大雨滂沱。这个位于郴州市北湖区仰天湖瑶族乡境内的小山村原名“瑞丰村”，后因7位江西瑞金籍无名红军烈士在此长眠而改名，全村人以“我们都是瑞金人”为誓，守护烈士英魂，传承红色基因。

3月31日，76岁的高六月站在自家屋檐下，怀里紧紧抱着父亲的遗像。她低头对着照片里的人细声说道：“爸爸，您嘱咐我们的事情完成了，烈士的乡亲们来看他们了。”——这一天，30多名江西瑞金寻亲团成员冒着大雨驱车到村，祭奠先烈。

这段跨越九十余年的守望背后，藏着一段三代守墓人的坚守故事。

一段生死相托的守护

故事要从高六月的父亲高树魁说起。

1935年春天，7名红军战士在与反动武装的激战中负伤，相互搀扶着来到湖南郴州瑞丰村。那年高树魁17岁，是一名因重伤与部队失散的湘南游击队队员。看到这几位素不相识的战士后，他二话没说，把战士们藏进了自家土屋里。



高六月被搀扶着走到墓前。

高树魁给战士们处理伤口，煮了热饭，又连夜摸黑上山采草药。谁知这一去，竟是永别。

“有人告了密，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。那七名战士连那顿热饭都没吃完，就跟敌人交了火，寡不敌众，全部牺牲。”高六月说。当父亲赶回来时，悲痛万分，他花了很长时间，把七位烈士的遗体一个一个背上后山合葬，没有棺材，也没有墓碑。

从那以后，那座没有名字的坟，就成了高树魁心里最惦记的地方。

解放前，每逢清明，高树魁总要趁着夜色摸黑上山，在坟前悄悄烧几把纸钱，低声念叨几句。他不敢放声哭，怕被外人听见。解放后，终于不用躲着了。高树魁买来一大沓纸钱，在坟前

一边烧一边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的革命成功了，穷苦百姓翻身解放了。你们离家远，牺牲在这里，多么孤单。”

1982年，高树魁落实了失散红军的身份，每月有了几百元补助，后来涨到1900元。高树魁拿着补助，第一件事就是买祭品去给七位烈士上坟。

有一年，山洪冲垮了那座简陋的红军墓。村民一家一户凑钱，义务出工，扛石头、和泥浆，把烈士墓迁到了更高更敞亮的地方，立起了一块花岗岩墓碑，刻上了“无名红军烈士墓”七个字。

一句代代相传的家训

2001年，高树魁83岁，病重在床。临终前，他拉住女儿高六月的手，再三叮嘱：“一定要世代代给红军扫墓，守护好这些英烈。”

高六月含着泪点头。她知道，父亲这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那七位再也回不了家的战友。自此，守墓成了高家的家训。

那一年，高六月51岁。从七八岁跟着父亲摸黑上山，到独自接过守墓的担子，这条路她已经走了四十多年。

“下雨要去，生病要去，家里活再多也要去。”高六月说。每年清明、春节，她带着家人上山，除草、培土、

烧纸，每一道工序都跟父亲在世时一模一样。

她的儿子黄高凯从小跟着母亲和外公扫墓，耳濡目染，也把这事当成了自己的本分。通往烈士墓的山路有288级台阶，他沿途放着扫帚，做到“路常扫，碑常擦，心常念”。

“我爸走的时候，我哭得不行。”高六月说，“他守了一辈子，把烈士当成亲战友。我现在活着，就要把他没做完的事接着做下去。”

高树魁生前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——找到这七位烈士的姓名和老家，让他们的亲人来看看他们。“我爸说，一定要找到他们的家人，让人家家也知道，烈士在这里。”

幸运的是，今年3月，江西省赣州市启动寻找“北上无音讯”长征英烈公益活动，面向全社会征集英烈线索，

线索一路追到湖南瑞金村。不久后，数十名瑞金红军后代跨省赶来，与7名无名红军认亲。

3月31日，第二批30多名寻亲团成员跨省祭拜。高六月早早地站在家门口迎接，怀里抱着父亲的遗像，“爸爸，您的愿望实现了！”

瑞金市红色文化传承协会的杨青山带着红军后代们来扫墓。他激动地握住高六月的手：“感谢你们一家三代，守护了我们的先辈九十多年。”

高六月告诉杨青山，父亲守了一辈子的墓，最大的心愿就是帮烈士找到故乡的亲人。

山风穿过松林，云雾笼罩着青山。从江西瑞金到湖南瑞金，这场跨越91年的等待与追寻，终于在这个春天有了温暖的回答。



高六月和家人为红军烈士墓清扫卫生。

25年，12万公里：

她守在南岳群山，劝退每一个想“点火”的人

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 江昌法

清明，是追思先人的时节，也是森林火灾的高发期。当大多数人回乡祭祖、踏青出游时，在衡阳市南岳区，有一位湘妹子正扎根深山，用脚步丈量每一寸林地，用双眼盯住每一处隐患。

她叫陈紫蓉，是南岳林场一名护林员。2001年参加工作至今，她在这片国有林场里度过了25个春秋，巡护里程累计超过12万公里。

清明山间的“人盯人”防线

4月3日清晨6时，天光微亮，陈紫蓉照例将砍刀、水壶、扩音喇叭和几块干粮塞进背包，换上定制的登山鞋，戴上手套，推门而出。

平日里的巡护，陈紫蓉需要在山林中穿行十多公里，查看树木生长、排查病虫害、清理枯枝落叶。但清明节期间，



陈紫蓉在林场巡山。

她的工作模式发生了改变——走得少了，“守”得多了。

进山的主要路口设有防火检查卡口。从清晨6时到傍晚6时，她守在这里，拦下每一辆上山的车、每一个进山的人。

根据当地规定，林区内严禁使用明火祭扫。然而，总有人心存侥幸。

去年清明节，风势较大。一名村民蹲在坟前，刚点燃打火机，纸钱尚未烧完，一阵疾风猛地卷过，纸片带着火星飘向数米外的干枯茅草处。好在陈紫蓉紧盯那片区域。她本能地冲上前，抄起灭火拖把，几下便将火扑灭。确认火星彻底熄灭后，她才发觉后背已被冷汗浸透。“太危险了，就是几秒钟的事。”如今回想起来，她仍心有余悸。

更多时候，陈紫蓉面对的不是已经燃起的明火，而是那些试图点火的人。

“有的村民脾气急，说话比较冲，不太听劝。”陈紫蓉坦言。她的应对方式是先共情，再讲道理。大多数村民听完，愿意主动交出打火机和鞭炮，但也有当面答应、转身又偷偷点火的。

“那就只能死守。”陈紫蓉

的语气变得果决。每个防火卡点一般配备七人，两人一组，死死盯住每一处坟头。扫墓的人走到哪里，她们就跟到哪里，手中提着扑火工具，视线一刻不离，“我们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这片山林”。

守山人的愧疚、理解与坚守

陈紫蓉是“林二代”，从小在山里长大。对她而言，山不仅是工作场所，更融入了生命。

陈紫蓉亲手在山上种下了一片林子。2007年，她育种、育苗，一棵一棵栽下去，十余亩林地，近二十年光阴，小苗已长成大树。每次巡护到那片林子，她都会停下来看一看。“这些树就像我的孩子一样。”这片山让她更加坚定了守护的决心。

守护山林的背后，离不开家人的理解与支持。

“开始，家里人并不支持。”

丈夫觉得她太辛苦，女儿也抱怨妈妈总不在家。尤其是清明节，别人家团聚祭祖，她却守在上山，守着别人的坟头、别人的安全。

女儿小时候常说：“别人的妈妈都在家，我的妈妈为什么不在？”陈紫蓉不知如何回答。然而近两年，女儿渐渐长大，也开始理解母亲的坚持。

这份工作也悄然改变了陈紫蓉。她说自己从前或许更急躁，但防火教会了她细心，日复一日的巡山教会了她坚持。“这片山成就了现在的我。我守护山，山林也滋养了我。”

今年清明前偶有阵雨，防火压力比往年小了许多。但陈紫蓉依然每天天不亮便出门，先到村里挨家挨户宣传，再守卡口、守山头、盯坟区。遇到烧过的痕迹，哪怕只有一点灰烬，她也要再扑一遍、再浇一遍水，确认没有一丝火星才肯离开。